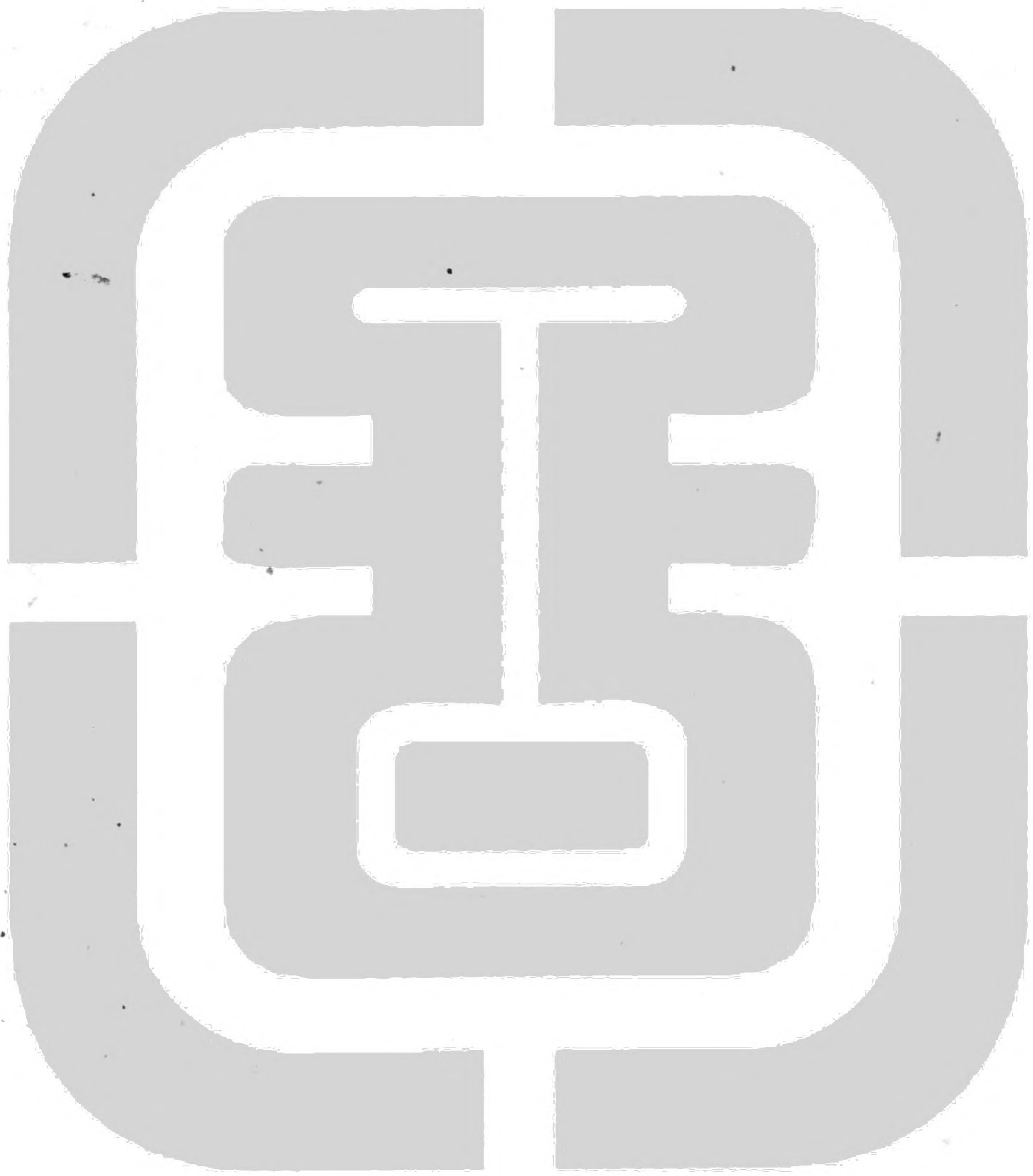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

卷之四十二



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紆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庵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晬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文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

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感動而思。躋冥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

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

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者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

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我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

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

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滯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

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子孟。則深原

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

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自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子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

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此言聖賢。指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

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

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

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子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闡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旣已煨

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
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
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
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
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
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
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
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
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

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
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
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
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
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
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
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
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
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

理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子孟

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

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

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

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

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躡於荆棘。獲寗之塗。推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騖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

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
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
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
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
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
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
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
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
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
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

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
響。愈扣愈深。亶亶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
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
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
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
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
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輾轉經傳。遽指為糟
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
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
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
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
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
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
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
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
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
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没千有餘年而後周程
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
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

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頽亂禮
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
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
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
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
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
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
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
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
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

齋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

掃千百年之繆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

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

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邈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

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

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拭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

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

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

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

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重尊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

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豪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

服○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反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

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其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畧。南軒踈畧從高處去。伯恭踈畧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

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兀兀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大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某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洽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

先讀史多。所以看麓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麓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拂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脩文鑑不止此。更添入。○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

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其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

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其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後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

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也。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

甚矣。○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

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會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

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其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適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謹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

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

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

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一箇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暴底。

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胷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

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

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

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會說箇當下便是底。一種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

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箠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箠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

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

得道理儘自穩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庸甚子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夏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

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邃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眠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

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按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

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廢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紀梳剖析細入秋豪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

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默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

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室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董氏訥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

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真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

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

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旣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

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許衡

字平仲。號魯齋。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

雖隆寒盛暑不廢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大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

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受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字幼清。號草廬。

邵庵虞氏曰。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柰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

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鬣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繼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

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

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侯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敘。則見於學基學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

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A grid of approximately 12 vertical columns on a manuscript page, currently blank.

Large, faint watermark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consisting of a stylized square with internal geometric patterns.

